



第七卷

科学认知

下

The Shu Roads in China · Scientific Cognition (Volume 2)

刘庆柱 王子今 主编
高大伦 吕卓民 赵宠亮 编

科学认知
第七卷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三秦出版社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
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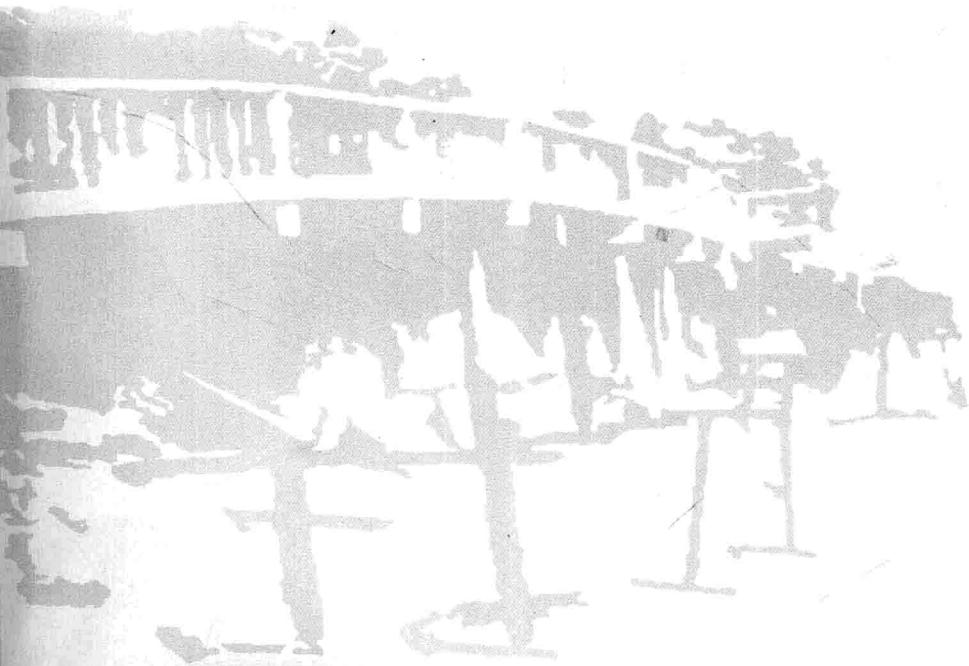
第七卷

科学认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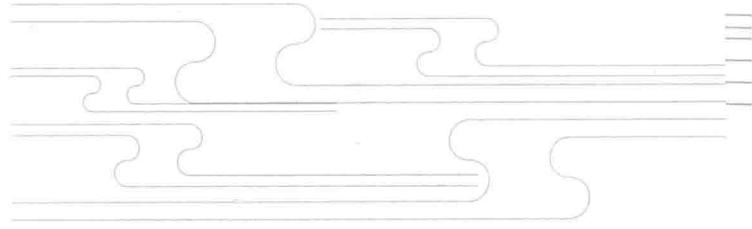
下

The Shu Roads in China • Scientific Cognition (Volume 2)

刘庆柱 王子今 主编
高大伦 吕尊民 赵宠亮 编

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三秦出版社



中国
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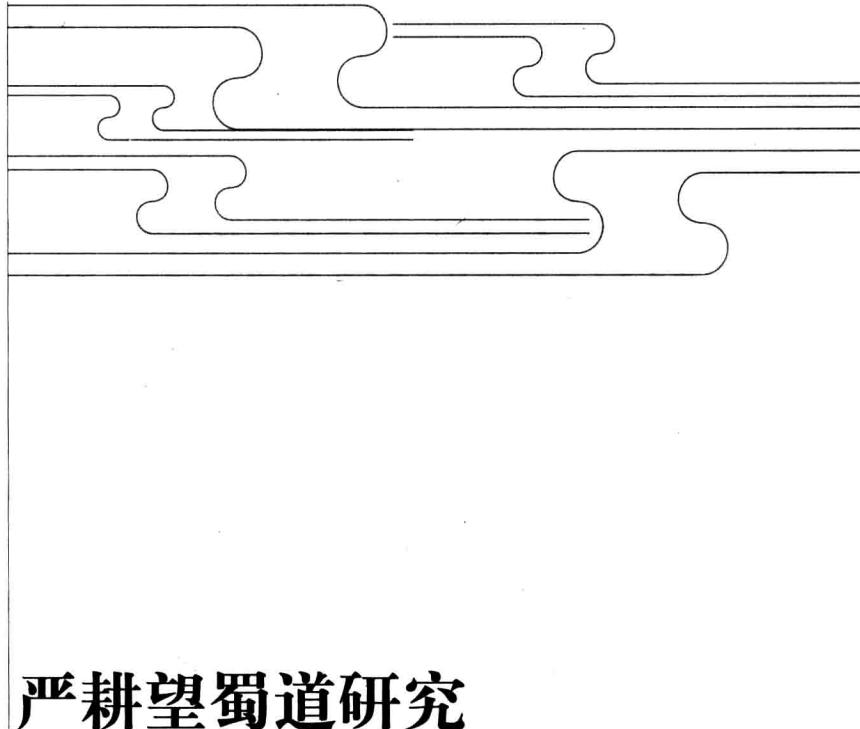
科 学 认 知

The Shu Roads in China
Scientific Cognition

道

第四章

严耕望蜀道研究



严耕望蜀道研究

子午谷道 附库义锡三谷道

顾祖禹述子午道史事颇详，然有若干错误。

《方輿紀要》五六云：“子午道，今新开。南口曰午，在洋县东百六十里，北口曰子，在西安府南百里。谷长六百六十里，或曰即古蝕中也。”下文列举汉高祖从杜南入蝕中以下史事。按新道为梁世所开，不得谓为“今”，盖抄录古志书之文。又北口有误，南口亦欠妥。详下文。

按刘邦封汉王，“从杜南入蝕中”。见《汉书·高祖纪》。蝕，汉初谷名，盖即后之子午谷道。是此道之开通不能迟于战国、秦世。

《高紀》顏師古注：“李奇曰，蝕在杜南。如淳曰，蝕入漢中道川谷名。”

《補注》：“《官本考證》云，程大昌《雍錄》云，以地望求之，關中南面，背碍南山，其有微徑可達漢中者，惟子午谷在長安正南，其次向西則駱谷。此蝕中，若非駱谷即是子午谷。”《紀要》云：“漢王之國從杜南入蝕中，去輒燒絕棧道，蓋即此。”按《漢地志》，京兆杜陵縣，“故杜伯國。宣帝更名”。《補注》：“秦

武公县杜，见《秦纪》。宣帝乐之，起陵，更名，见《宣纪》。瓒注，杜陵在长安南五十里。”按杜陵西之郿县，郿西之盩厔，皆右扶风属。骆谷北口在盩厔，距杜南甚远，故蚀中当以子午谷为近理。下文引《水经·沔水注》举张良烧栈道，即以子午道当之。是也。《纪要》盖从郦《注》。复考杨孟文《石门颂》（《隶释》四），“高祖受命，兴于汉中。道由子午，出散入秦”。“道由子午”者谓先自关中入汉中之道也。是汉人即以子午道为杜南入蚀中道矣，不始于郦《注》也。惟《华阳国志》云，秦惠王伐蜀由子午道；则未敢遽信。

西汉此道盖久堙，平帝元始五年，王莽复开，始名为子午道。

《王莽传上》：“其秋（平帝元始五年），莽以皇后有子孙瑞，通子午道。子午道从杜陵直绝南山径汉中。”颜注：“子，北方也。午，南方也。言通南北道相当，故谓之子午耳。今京城直南山有谷，通梁汉道者，名子午谷。”又引张晏曰：“（皇后）时年十四，始有妇人之道也。子水，午火也。水以天一为牡，火以地二为牝，故火为水妃，今通子午以协之。”又《长安志》一二长安县子午关条引《括地志》：“《汉书》，王莽以皇后有子孙瑞，通子午道，盖以子午为阴阳之王气也。”按当时命名之意义盖取阴阳为说，而其道直南山南北则不误也。

东汉永平间诏开褒斜道，子午道盖渐堙废。安帝永初间，褒斜道为羌人所破坏，复修子午以远羌患。至顺帝即位，以子午道太险恶，仍复修褒斜。汉末，张鲁断绝褒斜，时人行旅又复从子午焉。故在汉世，可谓与褒斜道迭为兴废。

按此详《汉唐褒斜道》篇。

此道北口在长安县南六十里之子午谷，又南四十里为子午关。又直南通金州安康县境。此晋、南北朝至唐代前期之安康也，至德二载更名汉阴，在今汉阴县西。梁世以沿途桥梁太多，易毁坏，乃开乾道向西南斜出，至唐之洋州，是为新道。

《元和志》一京兆府长安县目：

“子午关在县南百里，王莽通子午道，因置此关。魏遣锺会统十万余众分从斜谷、骆谷、子午谷趋汉中。晋桓温伐秦，命司马勋出子午道。今洋州东二十里曰龙亭，此入子午谷之路。梁将军王神念以旧道缘山避水，桥梁多坏，乃别开乾路，更名子午道，即此路也。”





又卷二二洋州黄金县目云：

“故铁城在县西北八十里。城在山上，言其险峻，故以铁为名。昔氐帅杨难当寇汉川，令魏兴太守薛健据黄金戍，姜宝据铁城。宋遣梁州刺史萧思话攻拔之。驿（？）即子午道也。旧道在金州安康县（今汉阴县西境）界，梁将军王神念以旧子午道缘山避水，桥梁百数，多有毁坏，乃别开乾路，更名子午道，即此路也。”^[1]

合此两条观之，北端未变，南端出口旧在安康故城（今汉阴西）境，梁世新开道口向西南移至洋州之龙亭也。

又案，《元和志》惟云，子午关在长安南一百里，《寰宇记》同，皆未云关即谷道之北口。而《方舆纪要》五六述子午道云：“北口曰子，在西安府南百里。”是即以关为子谷所在，谷道之北口也。检《三省边防备览》二《道路考》宁陕厅目，官坪寺即子午谷，距西安府五十里。又《南山谷口考》云，“子午谷在长安县南六十里”。并引顾说，以为与今不合。按长安南至山区实不至百里。《新唐志》云，“京城前直子午谷，后枕龙首山”。又云长安县“南五十里太和谷，有太和宫。元和中，以为翠微寺。有子午关”。以子午谷与龙首山南北对举，太和谷在县南亦只五十里，知南山距城不过数十里，即谷道北口之子午谷亦不会远至百里也。《长安志》云：“子午镇在县南五十五里，宋景祐三年置。”（《一统志》西安府卷三关隘目引）盖即当子午谷口外而置者。知唐世子午谷与今不异。大约子午谷口在县南五六六十里，关又在谷口之南四十里耳。此与骆谷口、骆谷关形势相同，《纪要》皆误以为关为谷口也（参看《骆谷道》篇）。

又李之勤《历史上的子午道》（《西北大学学报》1981年第2期）云，《元和志》“旧道在今金州安康县界”语可疑。其理由是两《唐书·地理志》皆云安康县本在今汉阴县境，唐至德二载更名汉阴。今按，今汉阴县（约E108°35'·N32°55'）自晋以来长期名安康，且曾置安康郡，至唐至德二载始改名汉阴。《元和志》盖直抄旧志书原文，或书汉阴之旧名，非为大误。盖其时今之安康县（约

[1] “旧道”以下，《輿地紀勝》卷一百九十洋州景物目引《元和志》，同。而《方輿紀要》卷五十六引作顧師古語。按《王莽傳》師古注無如此之詳。

E $109^{\circ} 10'$ · N $32^{\circ} 35'$) 名西城，尚无安康之名。后代西城乃有安康之名，遂滋误会耳。不能据此置疑汉魏旧道南口之在今汉阴也。

大抵旧道自子午谷南行，越秦岭，再循今洵水上游之西源（郦《注》误为直水上源），经蓰阁，度入直水（今池河）河谷，循谷道至安康县（今汉阴 E $108^{\circ} 35'$ · N $32^{\circ} 55'$ 之西）。至于梁开新道，则向西南斜出至今洋县东境，行山区，避河流也。其分歧点当在秦岭以南，但不知究在何处。

《水经注》二七《沔水注》：

“汉水又东历敷头，旧立仓储之所，傍山通道，水陆险凑，魏兴安康县治（孙校曰在今汉阴）。有戍统领流杂。汉水又东合直水，水北出子午谷岩岭下，又南，枝分东注旬水。又南迳蓰阁下。山上有戍，置于崇阜之上，下临深渊，张子房烧绝栈阁示无还也。又东南历直谷迳直城西（孙校曰：《地形志》金城郡直城，今石泉汉阴界有废直城）而南流注汉。”

据《一统志》兴安府卷古迹目安康故城条，城在今汉阴县西。南北朝末期，置直州，贞观元年废（按县仍名安康）。至德二载改县曰汉阴。又直城旧县条，亦云在今汉阴厅西。据此郦《注》，直水出子午谷，南流经蓰阁至今汉阴县西入汉水，古栈道亦略循直水而南。又《寰宇记》一四一金州汉阴县目云：

“直水源出永兴军乾祐县弱岭姜子关，经县理西，又南注于汉。北流（？）当终南山子午谷是路也。”

按五代乾祐县，在清孝义厅境，今柞水县境。是所述直水与郦《注》同。然《一统志》兴安府卷山川目云：

“直水在石泉县东，接汉阴县界，一名迟河，源出西安府宁陕厅北腰竹岭，南流厅治东，亦名长安河，西南流入县境。……《县志》，池河在县东五十里，源出长安县腰竹岭，南入汉江。世传其水易长难退，故亦名迟河。近河地多良沃，盖即直水，以直迟声近相而讹也。”

“腰竹岭在宁陕厅北九十里……直水源出此。”

是直水之源近在今宁陕县北九十里。检《水道提纲》一三，直水之源亦甚促。《民国地图集·陕西》两图亦然。皆去长安南之子午谷远甚。按《水经注》此段

述事，与旬水有涉。检郦《注》下文又云：

“汉水又东合旬水。水北出旬山，东南流，迳平阳戍下，与（与字衍文，参前条及《一统志》洵水条引文）直水枝分东注，迳平阳戍入旬水。旬水又东南迳旬阳县与柞水合……旬水又东南迳旬阳县南……注汉，谓之旬口。”

是以直水与旬水并行，直水中途又分枝东注旬水也。检《水道提纲》一三、《一统志》及今世地图，池水即古直水，甚短促。其东旬水有三源，西为洵水，东为柞水（一称乾祐水），中为于岔河，皆出今柞水县（旧孝义厅）西北，即宋世乾祐县之西北（宋乾祐在今镇安北八十里，兼辖今柞水县地）。古今记载不同如此。此可有两种可能之解释。一则郦《注》及《寰宇记》有误。即郦《注》及《寰宇记》所举直水上源，实即今洵水西源之洵水也。盖长安南子午谷之南本出一水，即洵水。而直水所出之腰竹岭则亦当子午谷南秦岭之南，遂误以直水即出长安南子午谷之南。然谷南之水实东南与于岔河合，又与柞水合至旬口注汉水，遂又称直水“枝分东注旬水”耳。一则因河流袭夺，致古今不同。即今之旬水西源在古代实为直水上源，水发源于子午谷，至今汉阴之西入汉。但中途有枝津东注洵水。至宋以后，因河流袭夺现象，致枝津以下之主流断绝，形成现在现象。无论为袭夺作用，或郦《注》有误。然子午故道沿今洵水西源接池河至直城，事盖可信。直水易涨难退，或即王神念另开乾路之故欤？兹作洵水直水形势图如下（见下页）：

观此形势，旧道南口在今汉阴，势必沿今洵水上游而南，度入池水河谷至汉阴也。

按今子午道，由长安南行四十里子午镇，十里入子午谷口，五十里子午关，又名石羊关，三十里秦岭，二十里夹岭，二十五里沙沟，二十里高关，二十里苦竹沟，三十里东江口，又四十里徐家梁，三十里鸡公梁，三十里洵阳坝，四十里文公庙，四十里火地，二十里七佛沟，四十里宁陕老城，十五里宁陕新城，共凡五百里。沿途重山复巘，老林密布，至为难行。其中洵阳坝在宽百余里之腰竹岭老林中，为道中唯一小平坝。东江口倚峻岭，临湍溪，而四路相通，为山内交通军事要冲。

《民国地图集·陕西人文图》绘长安子午镇南经沙沟街、高关、东江口、洵



阳坝、新路、腰岭关至宁陕县之旧道甚明悉，即行洵水上源之西侧，及池水河谷之西侧。复检《三省边防备览》二《道路考》宁陕厅条，记此道行程云：

“厅北十五里宁陕老城，二十里豹子沟，二十里七佛沟，二十里火地（岭），二十里莲花石，二十里文公庙，二十里油磨，二十里洵阳坝，三十里鸡公梁，三十里徐家梁，三十里白神庙，十里东江口，长安县主簿驻此。又三十里苦竹沟，二十里高关，二十里沙沟，二十五里夹岭，二十里秦岭，三十里石羊关，二十里渭子坪^[1]，三十里官坪寺，即子午谷口，十里子午镇，十里出平原，黄粮镇，三十里西安府，共程五百里。此路腰竹岭老林宽百余里，鸡公梁、夹岭上下，老林各二十里。”

[1] 《陕西南山谷口考》引作苇子坪。



又同书七《险要上》云：

“东江口营，（宁陕）厅北二百四十里。由长安峪口至五郎关（即宁陕厅城^[1]），重山复巒，沿途并无平坝，而东江口为适中，倚山临水，山势陡峻，溪流湍激。……营在老林之中，四路相通，为山内扼要之区。”

“洵阳坝，（宁陕）厅北一百二十里，在腰竹岭老林内，辟开小坝，约宽十余里……为往东江口营必由之路。路从老林行走，如过青杨巷也。”

所记尤为详悉，形势了然。惟观此引《险要》两条，及《险要》另条云火地岭“山势陡险异常”。夹沟“在江口北四十里老林中，两山夹峙，由山沟彳亍而上，最为要隘”。则此道之茂林险峻，其难行可知。

宁陕以西，略循长安河（子午河东源）、子午河北岸下行，经汤平河（居民点）、青草关，至两河口（E108° 10' · N33° 13'），去宁陕一百八十里。又西经金水河街、酉水河街至洋县，去宁陕共凡二百九十里。山僻小路，夏秋水涨，梗阻难行。

《三省边防备览》二《道路考》洋县条：

“东北五十里槐树关，二十里酉水河（街），十里青龙垭，十五里金水河（街），三十里土门垭，十五里湘子山，十里水田坪，十里扇子坡，二十里两河（口），四十里展龙垭，二十里青草关，二十里汤平河，三十里宁陕厅，共程二百九十里，山僻小路，夏秋水涨，易至梗阻。”

按此诸地名多可查见于《民国地图集·陕西人文图》，即略沿子午河北岸而行也。

又由宁陕西行道中之两河口分道渡子午河西行六十里至子午镇，在河南岸（E108° 3' · N33° 10'）。由镇西南渡汉水一百六十里至西乡县；由镇西南渡汉而南，又渡汉而北，一百七十里亦至洋县。此有子午镇之名，且为四县交通交会地，殆亦可谓子午道。

《三省边防备览》二《道路考》洋县条，除记洋县东北至宁陕一道如上引者外，又云县东三十里龙亭铺，东南三十里渡汉江，又六十里至渭门，十里白沙渡（盖又渡江而北），四十里至子午镇，交石泉县界。又四十里饶风岭（岭险路

[1] 此注文见《陕南山谷口考》。



上下三十里），七十里石泉县。又《道路考》西乡条云：“东北三十里别家坝，二十里坌河子，三十里官沟，二十里渭门，六十里子午（镇），六十里两河（口），交宁陕厅界，共程二百二十里。过两河，宁陕，腰竹岭，洵阳坝，东江口，高关，夹岭，石羊关，渭子坪等处至长安子午谷，险路六百六十里。”是洋县、西乡、宁陕、石泉四县间有子午镇，为四县交通之交会点。检《民国地图集》，在子午河之南岸，约 $E108^{\circ} 3' \cdot N33^{\circ} 10'$ 地点。正东微北取两河口道至宁陕一百七十里，正东微南取饶风岭道至石泉一百三十里，正西缘汉水行经龙亭铺至洋县一百七十里，西南渡汉水至西乡一百六十里。此子午镇当此一地区四县交通枢纽，必当膺子午谷道之名。故《道路考》记西乡东北经子午镇、两河口至宁陕县一路，即附述北通长安子午谷道，云“险路六百六十里”也。前引《纪要》，云子午道南口在子午镇，正此故也。

上考梁开新道，即唐人所记录子午道之行程，则由长安南行六十里入子午谷，又四十里至子午关，又三十五里至大秦岭，置大秦戍。此谷关皆即今日之谷、关，大秦岭亦即今日道中之秦岭也。

唐代谷与关去长安里数，已见前考。其即今日之子午谷、子午关，无疑。

《法苑珠林》三九：“子午关南大秦岭竹林寺。……竹林至关可五十里。当道有大秦戍，距竹林十五里。有戍主守焉。”是北距关可三十五里也。前引《三省边防备览》二《道路考上》，石羊关南至秦岭三十里，正与此合，盖唐初于大秦岭上置大秦成为守捉处。

按子午关实不在子午谷中，而在沣水上源夹谷中，是此道虽自子午谷入山，但旋即度入沣水河谷也。两岸高山紧束，谷道窄峻，有巨石如羊，故今又名石关、石羊关。

李之勤《历史上的子午道》（《西北大学学报》1981年第2期）云，子午谷只是一条长仅数十里的小河谷，子午道由西安市南行沿子午谷入山后不久，即转入沣水河谷，溯谷而上，翻越秦岭。子午关在嵒子坪南沣水河谷中，去西安市一百里，为秦岭北坡子午道中唯一关隘。“两岸高山紧束沣河峡谷，狭窄峻险的山路系凿石开通。由于上有巨石如羊，所以又称石羊关或石关。”按前引《三省



边防备览·道路考》上》，石羊关正在西安府南一百里，秦岭之北三十里。与李文合，李文描状子午关之形势及在沣水河谷中，当可信。

关置于唐代以前，于唐为京师四面关之一，但为中关，盖开元时代，此道不置驿也。

《唐六典》六《刑部》司门郎中条，“京城四面关有驿道者为上关；余关有驿道及四面关无驿道者为中关”。本注：中关一十三，京兆府子午、骆谷、库谷三关皆是。盖开元时代，此道不置驿，故为中关。检《元和志》一长安县：“子午关在县南百里。王莽通子午道，因置此关。”《寰宇记》二五，同。王莽置关虽有可能，但此非强证。但后引《法苑珠林》三九，子午关云云。是唐初已置。复考《隋书·地理志》，长安“有关官”。按唐京师之南，子午、骆谷、库谷皆置关，唯子午关属长安县境，则《隋志》此关官当即子午关也。此盖置关史料之最早见者矣。

然唐初则置驿，出关而南，第一驿名三交驿，当即在大秦岭、大秦戍处或稍北，盖诸道之交，故名。

《法苑珠林》三九：“子午关南第一驿名三交驿。”道宣《神州塔寺三宝感通录》卷下，同。按驿馆标准里距为三十里，故疑即在大秦岭。否则，相去必亦不远。

逾秦岭而南，又经弱岭，宋人置关，东防子午道，西防涝谷道，盖在今东江口、高关一段道中。

前引《寰宇记》一四一金州汉阴县，“直水源出水（永）兴军乾祐县弱岭姜子关，经县理西，又南注于汉。北流当终南山子午谷路是也”。又《舆地纪胜》一九○洋州形胜目：“弱岭关，防子午谷、豹林谷、涝谷。”是弱岭关盖当子午道。乾祐县在今镇安县北八十里，则弱关地望可略知。复按，《陕西西南山谷口考》，涝谷在鄠县西南二十里。“沿谷两岸，则西盩、东鄠分界也”。又《三省边防备览》二《道路考》，“由高关西北经蒿沟，八里坪，沙岭子，两郎，五丈碥，出涝峪，计程二百余里，为宁陕、东江口出鄠县小道”。按前引《备览》，高关在东江口北五十里，子午道上。《纪胜》云，弱岭关兼防子午谷、涝谷。然则宋代

此关似当在今东江口、高关一段道中，故得兼防子午、涝谷两道也。

又西南经黄金古戍城北，戍在黄金山，《南齐书》已云“张鲁所戍，南接汉川，北枕驿道，险固之极”。殆在今金水河下游金水河街（约E107° 50' · N33° 20'）之南北地带。度此形势，盖亦经黄金县（约今金水河街与两河口之间，子午镇之北）。

子午道经铁城，黄金谷，以龙亭为道之南口，观前引《元和志》长安县目及黄金县目，已可知。《通典》一七五黄金县：“故黄金城在县西北八十里，张鲁所筑。南接汉川，北枕古道，险固之极。”所谓古道即子午道也。《新志》，洋州黄金县“有子午谷路”。即此。而《南齐书》一《高帝纪》，“皇考……攻氐伪魏兴太守薛健于黄金山，克之。黄金山，张鲁所戍，南接汉川，北枕驿道，险固之极”。此即前引《元和志》所述萧思话故事，或亦即《通典》之所本。此事在新子午道开辟之前，是此地古代已有驿道，梁世开新子午道借用之耳。

惟此黄金城之方位有可争议处。《通典》云在黄金县西北八十里。前引《元和志》二二《洋州》黄金县条亦云铁城在县西北八十里，即黄金城处。按《元和志》黄金县，“西南至州百三十里”“因黄金水为名”“黄金水出县西北百亩山黄金谷，南流经县西，去县九里。其谷水陆艰险，语曰，山水艰阻，黄金、子午”。盖指一道也^[1]。今洋县东酉水之东有金水河，南流至黄金峡入汉水。观杨氏《水经注图》，即以今金水河当黄金谷戍所流之水，是也。《元和志》云黄金县在洋州东北一百三十里。检《民国地图集·陕西人文图》，金水河下游有金水河街，据前引《三省边防备览·道路考》洋县条，此街在洋县东北九十五里。则唐代黄金县当在此北或东北地带。而黄金戍故城又在县西北八十里，则当在今芳坪东北，华阳以东地区，去汉水殆百里，似难谓“南接汉川”“水陆兼险”。检《水经注》二七《沔水注》云：

“汉水又东会酉水……谓之酉口。……汉水又东迳小大黄金南。山有黄金峭。

[1] 《元和志》同条下文云：“魏遣曹爽由骆谷伐蜀，蜀将王平拒之于兴势山，张旗帜至黄金谷。”似黄金谷在骆谷道者。检《蜀志·王平传》，平镇汉中，曹爽由骆谷伐蜀，黄金不在骆谷道上，但必有小径相通。魏兵虽从骆谷道入，然王平拒守固不能不兼虑旁道黄金之险也。逮王平念开子午新道，遂取黄金为正途矣。



水北对黄金谷，有黄金戍，傍山依峭，险折七里。氐掠汉中，阻此为戍，与铁城相对。一城在山上，容百余人，一城在山下，可置百许人，言其险峻，故以金铁制名矣。昔杨难当令魏兴太守薛健据黄金，姜宝据铁城，宋遣秦州刺史萧思话西讨……攻拔之，贼退酉水矣。”

观此文意，只在汉水北岸甚近处，必不很远。杨氏《水经注图》，绘此诸地名于今金水河入汉水处，盖略近之。则《通典》《元和志》谓故戍城在黄金县西北八十里者，盖“西南”之误欤？然黄金县亦可能在今金水河街之东南至两河口之间，子午镇以北地带，于洋县亦可谓在东微北也。

又西南至洋州治所兴道县（今洋县）东二十里之龙亭，即郦《注》之龙下亭（今洋县东三十里龙亭铺），在汉水北岸，是为谷道之南口，盖自此以西，皆平川沃野矣。然古志书又谓子午道在洋州东一百六十里者，盖指子午镇而言。其地在洋县东路、西乡东北路，皆约一百六十里，玄宗诏驿涪州荔枝自西乡入子午谷，取捷径，固宜自西乡取子午镇一百六十里，入子午谷路。其时洋州正治西乡县也。

前引《元和志》谓洋州东二十里之龙亭，为谷道之南口。《舆地纪胜》一九〇洋州风俗形胜目全同。而同卷景物目下子午道条又云，子午道“去州东一百六十里”。同一卷中自抵相触。而《纪要》据《纪胜》景物目作一百六十里。考《水经注》二七《沔水注》述小成固、兴势以东形势云：

“汉水东历上涛，而迳于龙下。盖伏石惊湍，流屯激怒，故有上下二涛之名。龙下地名也，有丘郭坟墟，旧谓此馆为龙下亭。自白马迄此，则平川夹势，水丰壤沃，利方三蜀矣。度此溯洄从汉，为山行之始。汉水又东迳石门滩，山峡也。东会酉水。”

据此，龙下亭在酉水入汉水口之西，必在今洋县东甚近处，《元和志》所称洋州东二十里子午谷道南口之龙亭，当即此龙下亭，至少极相近。观郦《注》所记之景观形势，亭西为小平原，东为山岳地区，位于盆地之边缘，正当为谷道之口也。前引《三省边防备览》，洋县东道三十里有龙亭铺，在汉水北三十里，即其地矣。至于《纪胜》同一卷中，既谓子午道口在洋州东二十里，又谓在州东一百六十里者。检《纪胜》同卷景物目下子午道条云：“洋州志，杨妃嗜生荔枝，

诏驿自涪陵，由达州取西乡入子午谷至长安，才三日，色香俱未变。《涪州志》云，七日到长安，不同。”此必取捷径，盖不经龙亭，而东北取今子午镇经两河口至宁陕路。前引《三省边防备览》，西乡东北至子午镇正为一百六十里也。故在唐代，龙亭、子午镇皆得视为子午道口矣。

唐人志书云，自长安至洋州，六百三四十里，盖即就子午道而言。实为长安、洋州之最捷径道。

《通典》一七三，京兆郡“南至洋川六百二十里”。又一七五，洋川郡“北至京兆府六百三十一里”。时郡治在西乡。《元和志》一，京兆府西南至洋州六百三十里（南取库谷路至金州六百八十里）。时州治在兴道。《寰宇记》二五雍州目，同；惟“三十”作“四十”。观此方向，由长安至洋州里数当取子午道。《舆地纪胜》一九〇洋州风俗形胜目，“今州东二十里曰龙亭，此入子午谷之路，至谷六百六十里”。《方舆纪要》五六汉中府子午谷条，亦曰：“谷长六百六十里。”此至长安里数，“至谷”“谷长”皆小误。《纪要》又引《通典》云：“汉中入长安取子午谷路凡八百四十一里。”今检《通典》，实无此记载。姑存待考。

观其路线，可与汉魏古道及今道做一比较。秦岭以北，古今道大抵相同。秦岭以南，汉魏古道，循洵水西源及直水（今池河）西侧至安康县（今汉阴境西）。今道北段盖略相当，而南段自宁陕西循长安河、子午河北岸至洋县。梁开新道，自弱岭以北约两百里，与今道相同，西南端亦同，至于弱岭以南，宁陕前后，大约相同；但亦不无自今东江口地段向西斜出、经今子午河北源地区至汉水北岸之可能也。

按《三省边防备览》二《道路考》洋县、宁陕两目，记子午河北源地区亦有不少小道纵横通达，故梁、唐时代子午道亦不无经此一地带之可能。

唐初子午道曾置驿，玄奘由长安入蜀，即取此道。

唐初有驿，见前引《法苑珠林》。慧立《三藏法师传》云：武德元年，师至长安，“与兄经子午谷入汉川……进向成都”。是取子午道。

至玄宗开元间已不置驿。而天宝间又置驿，贡荔枝。

前引《唐六典》，子午关为四面关，但为中关。是当时此道不置驿。而前引





《輿地紀勝》一九〇洋州景物目引《洋州志》，詔驛涪陵荔枝，“由達州，取西鄉入子午谷至長安才三日”事，是又必置急驛矣。

安史亂後，此道在交通上之重要性不但不如褒斜道與藍田道，亦不如駱谷道。

《輿地紀勝》一九〇：“梁、洋控御要害之地有三：曰褒谷，曰駱谷，曰子午谷。”是與褒、駱二道並列也。然《舊》一三九《陸贊傳》，疏請暫容李楚琳，曰：“勤王之師悉在畿內，急宣速告，晷刻是爭。商嶺則道迂且遙，駱谷復為賊所扼；僅通王命，唯在褒斜。此路若又阻艰，南北便成隔絕。”據此，則子午道在交通上之重要性又非上三谷道之比也。蓋褒斜、藍田兩道為驛道，駱谷為德宗幸興元之道，且臣民循此道來往之事例亦較多，子午不能比。

然行旅者，亦頗多。

子午關為四面關之一，見前。《會要》八六關市目：“寶應元年九月敕，駱谷、金牛、子午等路，往來行客所將隨身器仗等，今日以後，除郎官御史諸州部統進奉事官任將器仗隨身；自余私客等皆須過所上具所將器仗色目，然後放過。如過所上不具所將器仗色目數者，一切于守捉處勒留。”據此，子午道行旅又當亦不少。楊凝《送客入蜀》（《全唐詩》五函四冊）云“劍閣迢迢夢想間”“明朝騎馬搖鞭去，秋雨槐花子午關”，是唐中葉由子午入蜀之例。

至于旧道，自王神念开新道后，似亦未全废，故史料所见，颇有由子午趋上津、金州（今安康）者。然亦可能由子午东南小道插入乾元县，与义谷、库谷道合坎？

《周書》二《文帝紀》：魏大统十六年，“太祖遣大将军王雄出子午，伐上津、魏兴”。克之。同书一九《王雄传》同。又二八《陆腾传》：“魏废帝元年，安康（今汉阴县西）贼黄众宝作乱……攻围东梁州。……诏腾率军自子午谷以援之。”魏兴与东梁州皆即金州，今安康县治。其时代皆在王神念开新道后，知旧道未废也。又《广记》四五七僧令因条：“僧令因者，于子午谷过山，往金州（出《闻奇录》）。”此唐世，盖亦循旧道坎？然亦可能向东南插入库谷、义谷道。详下文。

子午谷道之东，据《长安志》所记尚有库谷、义谷、锡谷三道，兹自东而西